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教育亦產業也！

琴台客聚 潘國森

潘某人平素意見多多，有時頗惹人討厭，間有人直問：「這個你也懂得？」對曰：「有何不可？」

我大學本科主修工業工程學（Industrial Engineering），大概六七成課程內容是工程技術，三四成是與社會科學相關的知識。這個「工業」（Industry）其實也可以叫「產業」，就是初級產業（原材料開採業）、次級產業（即製造業）、三級產業（即服務業）都有涉獵。甚至連冶礦都學過！不過在香港受環境所限，只能是紙上談兵，原理倒是懂得的。反而工商管理（Business Administration）是憑空弄出一個「工」字來，商學院的課還能教授有多少工業實務？我們才是真正工業和商業都會，要不要重譯為「產業工程」呢？

不過工業工程學始終以研究「製造系統」（Manufacturing System）為主，這就牽涉到四個M的有機結合，即是人力資源（Manpower）、錢（Money）、機器（Machine）和原材料（Materials），四者缺一不可。

教育產業，又何嘗不是一個製造系統？人們不是說「教書先生」是「人類靈魂工程師」嗎？工廠輸入材料，輸出產品；學校則輸入新生，輸出畢業生。

校監、校長、教職員和背後的辦學團體，不就是等於教育製造系統入面的人力資源嗎？「原材料」是學生，每一階段的畢業生，既是製成品或半製成品，也是下一階段學習的「原材料」。學校的處所則是「機器」，實物設施是「硬件」，課程是「軟件」，由教師去操作，用以改善學生的品德和能力。

香港的教育產業由很多個製造系統組成，每一家學校就是一個製造系統。大系統中有小系統，在工廠是不同廠房或車間，在學校則是學院、學系和班級等等。

今屆特區政府將會加大教育開支，但那只是四個M之一，檢視一下其餘三個M，筆者便不敢樂觀了！

據聞改善教師待遇將從幼稚園教師入手，「人類靈魂工程師」也要吃飯，加薪水、增福利當然好。不過除了金錢回報和晉升機會之外，工作環境和滿足感也很重要。小時候，筆者的老師每天到學校叫「返學」（返者，回去也），與學生的「返學」（即「上學」）相同。今天主流教師多數說「返工」（即「上班」），這是時代改變人心嗎？「打好份工」矣！那能顧及這許多的靈魂？

香港經歷了非法「佔中」之後，市民大眾或多或少會認為納稅人和家長要多點監察整個大中小學的教師團隊。教師將個人政治取向帶入課室，甚至誘導學生參與非法活動，都要公眾嚴肅正視。如果我在管理一家工廠或是廠內的小部門，遇上違紀犯法的員工，可以解僱或報警。學校管理當局發現有教職員教壞學生，可以怎樣？ **（再談香港教育沉疴・之二）**

友情歲月

發式生活 商台DJ 余宜發

現在科技發達的日子，跟朋友溝通的方法也有很多，而且也可以一起用某個軟件談話。

而其中有三個要好的朋友也開通了一個群組來對話，我們無所不談，而且很多私人事情也會拿出來討論，當遇到不開心的事情，也得到這些朋友的意見及鼓勵，當他們遇上困難，我們也一起嘗試努力地解決。雖然可能意見不同，但當徬徨無助的時候，得到一點的意見也可以作參考。

昨天是一位要好的朋友生日的日子，也就是在這個群組內的朋友，她還跟她的男朋友到台北慶祝生日，我們這幾個朋友也替她開心，因為生日可以跟自己喜歡的人一起度過，蠻幸福的。而其中一位朋友，剛剛在她到台灣慶祝生日的日子裡要到當地幹點事情，我們便想了一個給她驚喜的方法，就是這個朋友同樣選擇入住同一間飯店，到晚上十二時亦是這朋友的生日日子給她驚喜。

其實在她出發前，我們三人已經用盡辦法得知她入住哪間飯店。旁敲側擊了很多次，很不容易才得到答案，之後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例如：「她什麼時候回飯店；會不會打擾他跟男朋友相處的時間；會不會有另外的生日安排等等。」但原本的計劃時間及地點也配合了，我們也用盡了方法去試探她的行蹤，因為到了給她驚喜時間的時候，發現她沒有上線，不知道她在幹什麼？而我們甚至說了一些謊話去得到答案，例如：「我今天很不開心，妳有沒有時間跟我談？我有一些重大的事情發生了等等。」但過了十二時，大概到了十二時半的時候，亦即是她生日的日子，她終於再次上線說自己在浴室泡腳，發現到了好的時機，我這位到台公幹的朋友，便拿着禮物亦同時拿着手機拍攝這個驚喜的情況，當時這位生日的朋友不斷說：「我的天，我的天……」仍然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她睡醒的時候，還是說着好像在做夢，我相信她今年的生日應該是一個很難忘的生日，如果有一天我也得到這個驚喜，相信我也會有着同樣的反應，因為發現原來這個世間也有這麼多溫暖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

其實友情就是這樣搭建起來，偶然給朋友一點驚喜自己也很開心，因為一段很好的友誼，其實也需要用很多時間才可以建立信任，而且透過這種能夠信任對方的情況，便可以無所不談，這就是真正的友誼吧。

秋日讀書好時節

大地遊走 盛麗秀

「天涼好個秋」，一年當中最喜歡秋日季節，秋日湖水清澈明淨，秋日長天深邃高遠，田野上五穀豐登，空氣中飄着清冽甘甜，大自然的一切都臻於成熟圓滿。而這個季節人的心情也變得沉澱，安閒。

這個季節最適合安靜地讀書。家裡書房是自己喜歡的一個安靜所在，一面牆的書架上擺放的書琳瑯滿目，那些書像是久違的朋友，等你坐下來翻閱一起談談。一年四季，看書需要內心的氛圍，也需要季節的外在適宜。若想讀書，春日心情會有些萌動躍然，夏日心熱煩躁，冬日蕭索冷凝；而秋日季節，神清氣爽，泡上一杯清茶，拿起一本書慢慢閱讀是最好不過的休閒。

梭羅的《瓦爾登湖》是特別適合秋天閱讀的書，閱讀它需要內心寧靜，纖塵不染，要不就沒法走到書的意境當中去。喜歡書中那些純淨的文字——「如果你歡快地迎來了白天和黑夜，生活像鮮花和香草一樣芳香，而且更有彈性，更加如繁星，更加不朽，那就是你的成功。」這些話總能給你帶來鮮活美好的感受。有時一個人離群索居，不過是想尋找一份詩意自由的生活，也許這也是不少都市人的夢想，正因為讀者與作者心靈的契合，讀起來更容易引起共鳴。

秋日季節，也適合讀大氣磅礴的書，如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復活》等，讀着文學大家的經典，體會作品的深層魅力，那種感覺無比地美妙。

秋天很適合讀詩，如泰戈爾、惠特曼的都很好，有時我也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有些泛黃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詩集，由詩人謝冕主編，那裡面有舒婷北島等詩人的詩歌，當年買書的時候自己還是一個學生，如今人到中年重新閱讀這些詩歌倍感親切，一切都恍如隔世，猶如夢境。秋天還可以讀一些散文和心靈隨筆，而秋天本身就是一篇美文，色彩濃郁，情感飽滿，這樣的季節如果聽着鋼琴曲《秋日私語》來讀書更是美哉悠哉。

無論生活怎樣忙，秋天空出一段時間讓自己讀讀書吧，當心安靜下來，思緒就會隨着文字搖曳，這樣總能相逢一段美好的光陰。

快樂童年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孩子是否有個快樂童年，不在於家境貧或富，取決於家長的價值觀。有調查說香港的兒童大都感到學習壓力大，父母期望高，快樂指數低，這是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香港的考試和功課過多是值得教育界反思的，我們的孩子真的需要這麼多考驗和操練嗎？這對他們的人生成長有實際幫助？可以為他們帶來自信？能培養出獨立的思考能力？為何外國的小學生和初中生都沒有什麼功課和考試，他們孩子的思維就較為成熟？成長以後的學術和科技成就更高？

如果家長明白這點，便不要再強迫子女在周末還去補習中英數等學術科目。成人在周末也需要休息，孩子也一樣。我常提議讓孩子在周末學一些他們喜愛的活動，如運動、音樂、繪畫、戲劇、舞蹈，讓他們投入另一個角色中，達到心情放鬆，建立自信的效果。

運動是最佳的周末體驗，游泳、行山也好，鍛煉體能增廣見識。孩子到郊野，可學習地理、植物、動物、體能等知識，其成效較埋首讀地理、生物書來得高。

許多家長投訴子女不夠專注，繪畫是訓練孩子專注的良好方法，只要找到他們喜愛的題材、方式和色彩，孩子就會全情投入一筆一筆的色彩世界，從而學會觀察、分析，並加強手眼協調。用圖像去幫助他們記憶，遠較死讀書，強串生字來得有效。

音樂、舞蹈的世界同樣令人愉快，令肢體鬆弛，頭腦清晰。有愉快的周末或課後活動，讓孩子身心都得到洗禮。

■孩子快樂童年不在於貧與富。 作者提供

反思讓旅遊更美好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最近的一個國際熱點是西班牙正在上演大規模反旅遊抗議，而且頗有蔓延到整個歐洲之勢。

報道說，去年西班牙的遊客數量創下7,560萬人次的歷史紀錄，不受控的遊客數量增長以及Airbnb等短租網站的崛起，不僅打亂了當地房地產市場，更破壞了環境，讓本地人「無法安居」；甚至「旅遊恐懼症」已經成為這個夏天，歐洲人最大的特色。

與此同時，遙遠的日本，曾經一度是國民旅遊心態成熟的代表——當年內地遊客買空了日本堵死了銀座時，日本人民非但沒有表示不滿，反而積極拓寬旅行巴士停車地，日本國民在接受訪問時也表示感謝中國遊客拉動了日本經濟，與當年兩地矛盾正盛的香港形成明顯對比。

而即便是這樣以成熟心態著稱的日本，最近也似乎有了小情緒——媒體報稱，「日本政府為籌辦2020年東京奧運會投入了大量資金，而在消除日本國民潛在的反旅遊心理方面，政府投入了更多的金錢和精力。」因為「日本人雖然出於民族特性對外國人表現得彬彬有禮，但並不喜歡外國人，雖然這與種族主義或者排外主義無關。」

反對者最大的憤恨點主要集中在幾個：第一，安靜的居民區逐漸被侵入得愈來愈多，打破了正常生活的寧靜；第二，愈來愈多的區域成為「旅行者的××」，比如香榭麗舍大道、尖沙咀彌敦道、王府井大街等等，原住民們的生活空間被嚴重擠壓；第三，影響城市的審美慢慢趨向迎合討好遊客，建造出一堆不倫不類卻適合拍照的爆點景點；第四，產業區同，獨立小店被扼殺，取而代之的是遊客所需的連鎖商家，比如香港滿街的莎莎和藥店。

說到這裡，必須要反思一下這波反旅遊浪潮的構成原因，有意思的是，它直指了Airbnb等短租網站的興起。Airbnb，住房界的「共享」體現。有了它，遊客不僅可以「深入體驗當地人生活」，費用更是比同質素酒店便宜三成到一半，且分分鐘住上幾十平米的整棟House。

Airbnb對旅行者來說是一個非常美妙的神器，但劍卻都有雙刃，對「被旅行者」來說，卻是不折不扣地入侵生活領地——比如你清早迷迷糊糊倒垃圾時，從旁邊家門出來的不是早已熟悉的鄰居老王，而是陌生的背着大包小包的奇怪傢伙，更隨時有可能突然舉起相機對你咔嚓一陣。而便宜的房價，意味着旅遊成本的減少，既然沒有那麼昂貴了，那歐洲走起啊！這也是遊客人數無法受控的一個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Airbnb還有更複雜的情況。隨便在google搜索Airbnb最近的新聞，會看到各種奇葩事件，比如有假遊客真販毒，利用不知情的房東傳送毒品；比如有變態房東給房間裝了針孔攝像機；比如單身女住客被房東性侵；還比如有港人偷偷把公屋居屋拿去放短租，從而一舉違反了香港稅法、大廈公約、銀行違約、保險失效等等。

雖然抗議聲勢浩大，但世界旅遊組織仍在積極捍衛這項無煙工業，並在積極反思中提出系列建議，包括遊客避開熱門景點、減少季節性出遊等。而Airbnb的進一步科學管理無疑也是未來的重點工程。

雖然確有困擾，但行百里路是人類的愛好，亦是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全球宅家」不現實，積極的反思改善才能讓旅遊更美好。

發生在深夜食堂裡的故事

百家廊 鍾倩

看晚間一檔綜合類節目：晚上十點以後，記者變身營業員，來到賣大米飯把子肉的快餐店裡體驗。很有意思的是，這次體驗是帶着任務而來，每進來一位客人，點完餐後，他讓其為下一位進來的顧客選一道菜，然後，再從紙條上寫幾句話。

第一位進來的是一對跑貨車的中年夫妻，經常過來吃飯，點的是大米飯、把子肉、炸豆腐，他們說，這個點能飽餐一頓，吃上把子肉，就感到很幸福。他們給下一位客人點的是一塊把子肉，「下一次，吃飯別這麼晚」，這樣的留言，在陌生人眼中，會作何感想？稍後，進來的是附近大學自習室學習的一對情侶，起初他們幾分戒備，聽明白後，頓時一陣感動。他們為下一位客人選了兩道菜紅燒茄子、青椒土豆，而紙條上的留言，慢慢騰騰寫了近半小時，全是情話。

凌晨一點，進來一位出租司機，當他得知有人給他選了兩道菜的時候，疲憊的臉上堆滿了驚訝。「不用，我自己買就行。」他擺擺手。然後，端着點好的土豆絲和米飯徑直走向餐桌，默默地吃起來，像蠶吃桑葉。記者把兩盤菜端上桌，他才低着頭接受。「進店的人一般都點把子肉，你為什麼不點把子肉呢？」他的頭似乎埋得更深了，稍稍停頓後，紅着臉說，「今晚6點出來跑活，到現在才掙了二十多塊，除掉油錢，再吃頓飯，回去買盒煙就沒了……」話沒說完，他繼續埋頭吃飯。客人愈來愈少，店裡一片死寂，臨走時他點了一塊把子肉，沉思片刻，在紙條上留下一句話語：「吃完飯，早點回家。」

推開店門，出租司機消失在黑色的夜幕中，空曠，孤獨，就像在深夜食堂停留過的人們，每個人都有不為人知的故事。望着他的身影，我的心底有個地方瞬間變得柔軟起來，好像千里之外，有個人與我情感相通，直抵心靈。

有人的地方就有深夜食堂。或許，你沒有吃過西安的小炒泡饃，沒有喝過香港的潮汕白粥，也沒有在廣州大排檔遇見炒螺明，但是，你經歷的黑夜中必能品出不同滋味。

記得那年夏天住院的時候，相鄰床上的病友患有系統性紅斑狼瘡，來自農村，四十多歲，大女兒十多歲，打地鋪睡。因為使用大量激素，女人大把掉頭髮，且飯量猛增，一天吃四頓，還直喊餓。我睡覺很輕，每到半夜兩三點，就能聽到她起來吃飯的動靜。白瓷缸子裡剩下的菜湯，提起暖壺，倒上點熱水，從袋子裡掏出饅頭，她就狼吞虎嚥地吃起來，既不停頓，也不細嚼吃完了，抱起缸子，一仰頭，呼嚕呼嚕，再咂摸咂摸嘴。開始的時候，我瞇着眼睛，裝作假寐，時間久了，難以抑制她的引誘。於是，就有了我倆的半夜對談：「餓了，這次吃什麼？」「昨晚上菜湯也吃了，只能泡餅乾，你吃吧？」我搖搖頭笑笑，翻個身睡去。

一天，老母親和老家親戚來醫院看她，忍不住抹淚，她笑着說，「你看我都胖了吧，吃得好，不難為，就快出院了。」她笑起來像個彌勒佛，讓人心裡卻怎麼也笑不出來。親戚給女兒買來漢堡，女兒很懂事留給她吃，那天夜裡她拿起來，又放下了，沖了一包豆奶粉，喝得全身汗涔涔的。她輕手輕腳地蹲下，撫摸女兒的額頭，小聲嘟囔幾句，又回去睡了。第二天，那個漢堡貢獻給垃圾箱了。

隔壁病房住着某局長的夫人，也是紅斑狼瘡，每晚吃飯的點，她的桌上不是鮑魚粥，就是紅燒肉，她卻沒食慾，總是羨慕這位農婦胃口好，吃得香。後來，她先一步出院，據說是轉到北京大醫院，病情有所惡化。

我也是深夜食堂愛好者。記得讀中學放暑假，我和表哥每到晚上，就來了精神。他膽子小，讓我在前面帶路，打着手電筒去廚房，找吃食。蛋酥卷、麵包、薯片，摸着什麼吃什麼，待悄悄關上門，從廚房出來時，冷不丁從背後躥出一道黑影，我倆一驚，心突突直跳，原來是貓咪虎子，它瞪着兩眼，幸災樂禍呢。

回到屋裡，我倆就開吃起來，邊吃邊聊，一點都沒有睡意。有一段時間，椒鹽小核桃吃上了癮，愈嚼愈香，核桃皮被我倆藏賊到床底下，後來被發現時，忍不住偷笑。還有一次，那是冬天，睡得晚，準備泡方便麵，剛進廚房，就聽見轟隆一陣巨響，緊接着就是水流的嘩嘩聲響，很快就蔓延腳面，泡了地板，家裡燒的鍋爐爆炸了，驚慌中，光着腳丫子趕忙跑去叫醒大人，進行搶修行動。待處理完，筋疲力盡，大人坐下來，陪着我們吃泡麵，那一夜，方便麵吃出了海參味，劫後餘生。

這幾年，寫文章，不知不覺到了凌晨，肚子咕咕直叫，不吃點東西睡不着。凡是家中有的餅乾，麵包，我照單全收，有的時候，醬油拌米飯也能湊合一頓，再點上幾滴香油，吃起來味道棒極了。伴着父親的鼾聲，這邊吧唧吧唧吃飯，自己就像一隻小獸，偷襲而來，分享夜晚的故事。有幾次，盯着熒屏，吃着吃着，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落進碗裡，內心波濤起伏，說不上來的悲苦。此刻，樓梯間的聲控燈亮了，大步上樓的皮鞋聲，一陣緊一陣鬆，乒乒乓乓的，是樓上那個愛喝酒的詩人，好幾次他敲錯了門，打擾鄰居休息。夜愈深，心的海愈靜，平靜之下，隱匿着愛恨情愁，悲歡離合，無人傾聽的故事，都交付給眼前的美食，跟隨腸胃一起流動。

我最佩服那些夜深深，自己在家做料理、煮火鍋的人，不厭其煩的鼓搗各種食材，在鍋碗瓢盆的碰撞中聆聽別樣的心曲。食材也是有溫度的，所以，吃飯也是美好的發現，也是情感的交流。我住的小區挨着一所大學，大學門口有一溜大排檔，每到周末的晚上，這裡就變得異常熱鬧，像是燈火不夜天。宿舍集體過生日的，情侶出來約會的，哥們出來聚聚的，附和着雜糅的菜香，啤酒瓶的撞擊，蛋糕的飛濺，青春的惆悵，你我的衷腸，愛情的碎語，就這樣淋漓釋放。待人去席涼，滿桌狼藉，經常遇見三三兩兩的醉者，搖搖晃晃，臉上抹着奶油的女生，扶着牆吐得稀里嘩啦，不住的說，「我沒事，別管我，今個高興」；也有真性情的男生，抱着結他，自彈自唱了起來，其實，那根本不是唱，而是吼，震碎了靜謐的星空。那一刻，歲月靜好，是因為深夜裡與人共食，心靈洞開，一片愜意。

如果說食物是生活的軌跡，那麼深夜食堂就是溫情的定格。定格中有惺惺相惜的取暖，也有不可抹殺的鄉愁。導演陳曉卿有個老男人飯局，每到飯點，他手機上就會收到一個問號，他回覆一個感歎號，對方就回一個地點。見面後吃低端的食物，湊一塊瞎聊，這一聊便是好幾年。如此之交，也是叫人感動的。

當外賣愈來愈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深夜食堂會不會變成「對影成三人」？很多時候，一隻飢餓的胃需要的不僅是食物，還有凝結在食物之上的至真至情。

東安市場

昨日紀 陶然

剛到北京的時候，喜歡去逛王府井的東安市場。當時那裡熱鬧，而且離我寄宿的南長街北京第六中學不遠。星期天，無處可去，便去東安市場。

那時，北京商場絕無僅有，最出名的，便是王府井，和前門的大柵欄。外地人喜歡逛王府井，北京人喜歡逛大柵欄。不是遠近的問題，前門的大柵欄和王府井的東安市場，距我們學校遠近都差不多，我喜歡逛王府井的東安市場，因為東安市場更吸引我。

那時的東安市場，還沒有拆成商廈，東安市場還是平房，就像一個大賣場，分隔成許多各種各樣的小商舖。整個市場，舖頭就像在街巷一樣四佈。一進門不久，迎面就看到「和平餐廳」，那是一間西餐廳，當時困難時期，這餐廳雖是高價，也經常客滿，須輪候位置。市場內光線暗淡，懷舊氣氛濃厚。我也曾在裡面的「吉士林」吃過雪糕，但不記得有沒有咖啡。應該是沒有，從印尼回北京後，直到到香港前，我都沒有喝過咖啡。

一九六六年，一度改名東風市場，我曾經數度和老朋友仁強，騎着自行車，跑到東風市場二樓的「湘蜀餐廳」，吃那兩毛六分錢一大碟的魚香肉絲，覺得美味無比。前些年我回北京，東風市場又變成南北兩塊，南邊是「東安市場」，北邊是「新東安市場」，而西單絨線胡同「四川飯店」的魚香肉絲，也已漲成三十幾塊一碟了。到了香港，與仁強吃飯，還是要點魚香肉絲。難怪北京的老同學阿太歎道，都老掉牙的菜了，你還要點？其實，魚香肉絲的味道固然難忘，但更重要的，那是感情菜呀。

當年東安市場是古舊、昏暗的建築物，在橫街窄巷式的通道中穿行，紅燈高照，風鈴叮噹，人影幢幢，自有捉迷藏的樂趣。在「中國書店」尋找舊書，偶然見到心儀的，便無限歡喜地買下，也不理會將來有沒有時間和興趣去翻讀。年輕的心無限狂野，邁向未來沒商量。我記得還買過一本魯迅書稿影印本，據說可以讓學習寫作的人參考，他是怎麼樣修改文章的。可惜後來生活輾轉不定，那影印本早都不知落到哪裡去了。其實，它可以讓我體味，為何字句要改成那樣？而不是原來的那樣？這對於我來說，頗有好處。

市場北門本來有一家「吉祥戲院」，那時京劇名角譚鑫培、楊小樓、金少山、譚富英、梅蘭芳、馬連良、姜妙香等人都來這裡獻藝。清朝覆亡之後，在這裡演戲的傳統維持下來了。為了方便夜場觀眾戲散後吃飯購物，東安市場的店舖和商攤一直經營到深夜；人氣很旺。這也是東安市場長期保持繁榮的原因之一。到了大約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吧，吉祥戲院還在，我曾經在那裡的大堂徘徊。但歲月流逝，如今，吉祥戲院也消失了。

■王府井的東安市場。 網上圖片